山庫全幸

史部

班行者特給俸 慶應二年冬十月辛丑朔詔戰沒臣僚子孫若親屬補 壬寅麟府路諸寨都巡檢使西作坊使王凱為并於 欽定四庫全書 こくこり。ことに **牾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 仁宗 情好台通為之病 宋 李燾 撰

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解不拜契丹既復 言于上曰增金帛 金好四片全書 元吴未暇與翠角故不敢以死争爾功於何有而遽 午以右正言知制語史館修撰富獨為翰林學士 市者上雖 據前 好有忌獨功高妄指他事語 州言葛懷敏戰沒 魏後 辭 雜免 聽而獨深畏恐故每遷官報力辭云 恩命辨 與敵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 **赵**: 拱譲 辰諺 百: 三; 十: 益劄 獨奉使不了乞斬 殉不 上護 前镑 弱

决信當考 史本路部署郡延都監西上閣門使狄青為秦州刺 嘗領兵入西界破盪族帳特遷之 人にしてことに 州團練使魏進往彼訓練兼充本府部署從之 録其子孫 巳酉鄜延鈴轄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保州刺 戊申樞密院言近遣兵九千九百餘人屯陜府欲令 走馬承受入内髙班劉溫潤為內殿崇班鄜延都監以 詔 知廣南諸州代還而道卒者如在官例 领貨治通萬長編 郍

先鋒左班殿直張迴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賊彭陽西 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 百官表 ,收沒賊踰平凉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問道赴接 原部考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蔵庫副使景泰為西 問門使本路鈴轄兼知鎮我軍皆賞其破賊之功 三日信及青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原本 将夏侯觀以為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 在壬子今附此副使實録在辛 始戚以兵十萬分二道一 而 出 路並

金万七五

とうを

万三十

遂遷禮廣使榮州刺史環慶鈴轄手部令趣范仲淹度 副使完全入奏近刺知天都左右廂縣兵然未知怒出 是上以西邊諸將數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官於 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遂斬首千餘級 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髙平軍劉瑞堡可乗驛亟往 右翼張旗幟為疑兵賊徘徊不進欲遁去將校請進擊 山而陣未成列賊騎來犯短兵接泰陰遣二百騎分左 下起兵赴援全晝夜兼行比至平凉賊已解去食受 スニリョ ハニ 横近台直断長編

少壯刺手肯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别立名額速具 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韶琦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 得其用者益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 利害以聞琦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 不立乃募縣面以名正軍年礼沒久耳目智熟百姓更 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鬪聖朝 7日 秋青時亦被召會賊恐渭州急乃命國形以進 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

金グロアノき

卷一百二十

大三 り 年之子 前省治通銀長編 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疎屬外親或則雇人應 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點為禁軍人給刺面錢 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了不可别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 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 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是惡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為弓 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 累陳揀刺土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 眾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

已帖然令数十萬人所得之物乃以臣 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驅建言衆情幸 指揮仍給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前奏令勿給琦復 金りし 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不亦難哉願給例 奏揀刺土兵人皆知為當今之利顧無敢發明者處生 **展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 如前韶從之 無用例物詔從琦請揀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提 とうし 言故罷豈不

見附 **番給俸原犯罪斷比廂軍下番比强壮** 九千二百三十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皆棟 保本 **疆北兵抄民丁沒手背為之户三等以上置努** 時諸州保毅總六千五伯十 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 提志 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管於其州歲分兩番訓練 附見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歷初河北路總十四刺河東河北義 八人為指揮三十 環慶保安亦各籍 刺嫁本花 一當稅 數因 據此 陜

とこう見んまう

續行治通纸長編

Ь

使龍圖問直學士吏部即中兼知延州龐籍為左諫議 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離延路都部署經略安無招討 直學士左司郎中無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都部署經 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龍圖閣 大夫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國中震恐居民多眾山 略安撫縁遏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為 **開定川事按過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接吾無處矣奏至** 谷仲淹率聚六十由郊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帝 ケゼ 上ノニモ 百 樞

恩亂皆不聽至是乃選舊職又選其官琦辭所遷官曰 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繋銜琦又言朝廷定著不可以 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贼犯隣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 者謂他路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受禄位會有詔令 及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并罷所受且言恐不知臣 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 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曆辭不受命不聽琦初

とくなしり こんかう

續資治通鑑長編

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

琦山有十人東師並密當領其不撫 是疑此一按領而駐直兼之言許經 月行指月仲四會涇學筠仲復初略 始狀揮初淹路錄州士四淹胃欲招 到所若二旗仲乃行十路殿四移討 涇云遂日表海於狀一也 畸路仲使 復 州十與讓稲琦辛亦月又開經淹正 爾一密表冬並亥云與按府略鎮傳 靡月直殊至駐日十仲隸 涇招涇云 籍光|諫不|後沿|因月|淹疏|州討原仲| 修得以及一州仲為同家按安仲淹土范 橋實同東日與淹諫為傳此撫淹上右伸干 子而|受領|慶附|時議|四十|則使|請表|太淹 谷家。藤四州傳籍家路月初以與言中附 寨傳|衣路|地家|進直|經授|除仲|韓不|大傳 成所|不事|震傳|官十|畧右|宏涿|琦受|夫云 降云 應則此行職一安諫直韓同所 尋進 部十不此年狀即月撫議諫琦經除|拜樞 與二略時冬並|書為招入議廳|略官|四密 前月說必至不三四討夫時籍帝職路直 已者|及未|乃合|人路|使樞|未分|用帝|安學

右皆笑 補 衔 凡為淹亦司信見 に口いて人から 何 四箱 字 不馬狄四 陝讓 雅等 西表 詳光青 使者 都指揮使嘗有中使過澶州遠 為 ک **今盛筝戊** 州 而 詔 路據 以誌破子 軍 永興 曰聞 果有是命 经於仲並賊令 馬衛衛 略 淹不功與 軍 朝 琦載但伸 亥 安 廷 如 撫日 附籍史淹 精資治通偽長編 州(四 縁伸 傳兼所琦 路 擇才武承枯起挽 防禦知澶 逢洛仲領記司 置部 招琦海四或進 討籍正路陝官 署兼 傳事 使進 |客職 州 官 琦 琦王 又必 郭 延 仲職 家珪 檢以 承祜為此 路安撫使 奎 傳神籍是 問管 强自 並且|行道||附月 Ł 駐削 狀碑 傳已 軍 街 涩去 及略正 酉 州並仲載傳王

察使淫原都監供備庫使李知和為秦州團練使淫 都監問門通事舍人趙珣為莫州刺史涇原都監内殿 宗師皆還官妻壽寧郡王氏為河內郡夫人涇原鈴轄 內殿崇班問門祗候王文為左龍武軍將軍涪州刺 敏為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諡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 知鎮戎軍西京左蔵庫副使恩州刺史曹英為華州 問門私候王保為左衛将軍賀州刺史涇原都監

癸丑贈涇原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葛懷

Đ

ケロエ 生言

鎮戎軍都監內殿承制李岳為右衛将軍端州刺史天 ア人につうことはう 衛将軍汀州刺史西路巡檢左班殿直問門祗候李 軍潮州刺史籠竿城弓箭手巡檢右武禁姚爽為右屯 史尾亭寨都監左侍禁問門祗候許思統為右屯衛将 路都巡檢內殿崇班趙璘為右龍武軍将軍漢州刺史 聖寨主內殿崇班張貴為右龍武軍将軍蜀州刺史西 環慶都監內股崇班劉賀為右龍武軍将軍嘉州刺史 涇原路巡檢東頭供奉官楊遵為右驍衛将軍質州刺 續貨治道鑑長編

金グロノ 臣為左千牛衛将軍梅州刺史淫原都監巡檢司步軍 奉職唐斌涇原路都監司指使三班奉職霍達並為 子右司禦率府率懷敬通時事善候人 押左班殿直董謙為左千牛衛将軍淫原同巡檢 此慶 及用為将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年九良 寔五 不年死三 也月 **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王堯臣為涇原** 據趙珣傳珣亦不韓琦疏言李良臣 團練使內侍副都知監元用 百三十 不 死後沒于房白屬來歸益 人情故多以材 月臣復四 良

大きりることかう 戊午詔發定州路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路人赐浆 涓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縁邊招討使 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文彦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 韓琦范仲淹為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 **丙辰命右正言知制語梁適為回謝契丹國信使** 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為懷敏敗上乃 了已賜環州戊卒緡錢有差 **精資治通鑑長編** 河東都轉運使

塞以守さ 乙五詔涇州南有問路自宜禄縣徑至邠州宜令置城 錢千五百俟至長安更賜千錢 辛酉御崇政殿閱龍衛軍士武藝 金罗正是台言 詔陣亡将校妻女無依者養之禁中 卷一百三十八

吉再

契丹停又 不載 痛俗事致誓書 報 徹兵按定録

介不 但云

從真欽誓

卯淫州觀察使知涓州

王公復為龍圖問直學

丙寅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蕭偕來報撤兵 本 他

東云

次定四車全書 · 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威盡次其權當時以為軍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監唐宋 師誘恐冠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 **瓦亭及懷敏超鎮或公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為寨以嬴** 部即中降知號州坐葛懷敏之敗也公始教懷敏駐軍 敗鬼乗勝犯涓州公率州人乗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 引去先是公子豫謂懷敏非将才請公奏易之公不聽 **絲資治通鑑長編**

俸賜之厚爾架侮平患何望於兹然乗邊鄙無事尚得 察不由煎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轉還之 有功自此已來兵不後振近歲恩倖子弟節厨傳治名 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思俸 重於罰威不速恩而猶仗神靈禀成第出師樂起所向 難指蹤将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将取不練之士 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将領鳩集士农士不素練固 世之利及太祖所命将即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赏

たくじ

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皇帝着媛 備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取将即古帝王以恩威取 邊任宜速別選人代之此臣所陳救弊之端也方今邊 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勲李昭亮華恩俸之人尚在 萬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俸之弊也 将即於內将即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戰功 臣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弁刺史以上官我宜審 大小コンドイル 已任軍職者使當為将兵謀戰法素不知晓一旦付千 讀資治通鑑長高

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 必先疑或非近体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 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 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益向來錫與一皆用例 得以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取以威也今命将即 立於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劍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 帽被貂裘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不能 况代蜀将士乎却脫所服表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 卷一百三十八

金け、ロデルノ手を

CALL OF THE LANGE 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将不專 必誅此所謂取将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 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 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權賦稅府庫之物皆得而用 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 自部署而下鈴轄都監巡檢之屬軍政必相參謀之未 之如太宗監方鎮過盛雖股削武臣之權然邊将一 魏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将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 續省名通鑑長編

每因閱習則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去 磺之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鬼却敵非此不可然 **俸多就照刺混為營兵令宜優復田畴安其廬舍使力** 姓而遞補之陜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 之北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才能絕類者籍記其名 河北鄉兵具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贼破其存者十有 强壮陝西弓箭手之屬益土兵遺制也且北方苦寒沙 二三臣 以謂河北河東强壮除己詔近臣詳定法制外

金少正人二言

卷一百三十

部署鈴轄且於其問擇實有材勇可任将者授之又今 員謂之落權正授者雖未能易比制即不須一 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食無內衣無帛營舍 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 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飽為不易之 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 マへそこりラニハスシ)門有當酒看者則逐去之士卒有服繒絲者則笞責)異時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 **精資治通鑑長編** 一例使為

合從以持角中國之勢就使西夏來服不免與之重賄 是朝廷歲遺二敵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 隊何患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邊陲今邊陲蕩然與中 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 之兵器多詭状造之不精且不適用虚費民力宜按 北則雲中雁門今自滄之泰縣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 [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吴而二 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於殿有次序左右 一隊長則斬

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敵必憾於諸國矣敵憾則為備 次三日もくます 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且屬戶者 諸國如沙州嘉勒斯發級珠爾塞桑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 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 以天下歲入之數繞可取足而一殼不熟則或至狼狽 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為二敵隔絕可募人 也契丹近歲兼用熊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 /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 續首治通鑑長編. 南

為首即如河東折氏比無可為吾藩離之固矣其六 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 陕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 税馬 孙 壘 蕃部 既壞上 兵亦 衰恐未 有破敵之期請令 朝廷恩威不立撫馭垂方比為强敵脅從而塞上諸州 前茅應無具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 明探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 一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夏人內附之

金りにとくこう

卷一百

ミナ

者所遺不過數千錢但略沙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己 并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完權之利悉翰軍中仍聽貿 易而免其征稅召募男士以為牙爪故邊臣富於財得 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禄州 以養死力為問諜外國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問無 昭義趙贊鎮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 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隰州李繼筠鎮 西北之憂善用将即精於阅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

人上の雪ない

補資治通签長病

募死力為現候而坐知敵來免陷兵之恥也始昌朝館 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簽藝祖将即之制逼城財用 蹈 以金帛临契丹使攻元吴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 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衞無殺将之辱 敵情賊状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統而其通 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亦不可 不測之危入萬死之地胡同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 無弱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贊欲助唐討朱 百三十 許朝議欲

工厂

宜因吴城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北取細腰蘆泉為保障 贼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文也 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已己奏言二族道險不可 出 攻前日高麗高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 原州屬羌敏珠爾密桑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隣 而陸勢以為不可後知吐蕃陰與此合今安知契丹不 此邪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解因奏此疏

次足四華全方

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亡憂

結首治通鍋長編

近前舊 後 乃可 北 八集英, グレブ 朝 卒至 是堡 坐南使 月壬申 為寨 城四 点 例垂 殿 細年 垂二 1179 朝儀 大点在學士少 族許 腰十 班髙 拱殿熊契丹使坐 詔 也二 所之 制夫 閤 細 隔竟 月 而南 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萬下並移 腰 未不 卣 能開 胡 朝坐北 故又 蘆諸寨 建興 後並近南 築役 5 遇大 将仲 使位絕 在西皇親節度使 議淹 於此 細年 討十 别行至是蕭 腰三 之月 下 故己城月 仲巳 知政 既 蛋己 許陞 羌未 淹乃 以有 地涇 皆 位 坐 偕 為此|内原 偕 言 坐 不奏|建請

東陞契丹使坐自此始 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王公節制無状乞劾問以行典愚

令臣僚薦使臣須較弓馬而久不得引試自今預薦者

資邊上任使

庚展韶涇原路弓箭手屬戶避鬼未還者宜令經略司 置登州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每月給料錢

人にしヨッドゥー人・Jailo

續貨治通鑑長編



言公不當復領近職內子詔公洛天章閣待制

甲戌詔罷公龍圖閣直學士降為天章閣待制昌朝

討使兼知渭州先是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 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西上陽門使果州團練 辛已徒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文彦博 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秦州刑部員 西 展泊兵士自今滿三年即己與添支錢從之 知瀛州張亢為四方館使涇原都部署經略安撫 直集賢院知涇州滕宗諒為天章閣待 百文立威遠之下克戎之上 知慶州范仲淹言陝 制環慶都部

金少正是三世

卷一百三十

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将漸復横 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 秦鳳臣兼環慶 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 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籍此兩路事力必能 大いとりきんとする 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 一兵掎角而進春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 則夷夏稍安事不率易二 絲資治通鑑長編 則涇原有

彦冉對易遣内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

贴 實路仲議 亦 録都 淹亦 可辨 於部於稱 略安撫 十署涇閒 集渭 月洛州已 /勢泰州 軍 辛與駐降 0敗于 兼縁邊招 瑶 亥文副教 州 開 日彦||仍命||春三| 武 即博差差慶人府 臣 涇 書知文韓二分 討使 州 三秦彦琦州翁 百 人州博等改四 而 徙 分同知充命路 |彦博 韓琦范仲 領是 泰四 師卒 後置 四十州路守不 滕宗諒總 則都并得 帥 路一 素 顄 已月 韓部書其 城 西 宗 辨平 琦署之 Ð 魔籍 諒 四 其己 等賴余 A 路 帥 為琦靖今 誤日 矣也四党 奏因 慶 都

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 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 士卒感發增氣遙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北作坊 没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 日人情愛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稿士卒又籍定川戰 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乗城又募敢男諜知贼遠近形勢 KAID BELLINE 涇州駐劄仍差文彦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 副使将偕知涇州 集賢校理余請言臣竊聞已降劫 續資治通鑑長編

賊是雖曰小羌其實點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 臣竊料公邊諸郡最富貴者秦州爾賊所以盤桓未敢 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 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 戰而走此皆賊乗屢勝之氣而吾将勇怯之分也臣觀 之淫原将即軟懦故又次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 延安之役人猶男關好水之師陷虜伏中定川之敗不 将勝敗在乎無竊見賊昊侵軼邊鄙以來大戰者三矣

金少世上人三世

卷一百三十

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彦博許懷德守此一 忠果猶須精釋材勇以為關将無幾完輯三恃使賊有 賊吴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邀湯勒族為賊 文を日東とこす 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種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 封拜贼兵若至其肯出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 贼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 所侵漸已低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 攻秦州者有三焉遂川尚殭雜羌未附而韓琦為守也 補資治通鑑長編 路臣深為

且珍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 韓琦數年在遙雖未成功差 援兵不至雜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 軍趨隴抵則收隴之兵不復西矣以 淹在涇原遥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 文彦博代之 恩信未治緩急有難兵将肯用其命 ak 軍守尾亭則涇渭之 敢横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 一贼知名士卒信服今 師不得南矣 軍 /憂爾賊

11111

Ā

くこうきくこ 廷處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侯鼎錢不報 增兵故關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 機也益涇州之戊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 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即歸鎮秦州 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 已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将以推具鋒則庶可屈伏矣朝 下策前驅雜羌志在掠奪則吾之救兵可至勝負未 足矣更宜選擇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倔强 發資治通遇 八編

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 辭者令御史臺舉劾之 金としたノラモ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 實亦安重習事故特遷之 壬午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知貝州張茂實為西上 使知瀛州茂寶副富弼再使契丹議論雖出弼然茂 《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白介而 東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 卷一百三十 韶文武臣僚授遏任而 唇

文正つきたち 乙酉命樞密直學士楊偕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姚 朝廷故召用之 右陞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 先生非隐者也於是范仲淹富獨皆言復有經術宜在 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屢立侍復左 孫殿前副指揮使李用和馬軍副都指揮使曹珠並 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精資治通鑑長編 Ī 八日孫

副都 管勾制置軍器司鹽鐵副使林維鹽鐵判官方偕入內 每 女正匠 八三百 殿水制問門祗候都從政内殿崇班問門祗候趙瑜 己丑降石州刺史向進為崇儀使梧州刺史西京左蔵 庫副使高惟和為供備庫副使李禹珪吳從 丙戌占城國主邢卜施離值星霞拂遣使獻則象 職坐定川之敗也馬 不死亦 知本守素同管勾之 百三 援邦職 五 從 桶政姓 免責不過 周並為内

戬治之 京朝官請传養而親疾愈者須一 辛卯詔知永興軍鄭戬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 非急切罷去先是衙吏輸本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没既 軍馬宜令四路都部署司相度分其半屯次過 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職奏歲減三十餘萬 にいり見 ときう 又奏罷括羅以勒民積栗長安故都衣兒子弟多豪惡 公事戰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析為三等)頗嚴甚至點寬法外人皆惕息 清省沿通路長病 年方聽朝參 韶陝西見屯

累使 印給之 司 多少正元八三 宋州納州晏州浙州長寧州十州皆自唐以來及本朝 賜州額今鳥蠻所居族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鳥 黄朝亦許馬克降黄物乃 府同華權商號解俠慶成軍並禄永與軍 以瀘州鳥蠻王子得蓋所居為姚州仍令有司鑄 '初本州言管下溪峒翠州定州高州奉州清 卷一百三十 廷四與年 得五 盖州印而不月事今并書 其後得蓋又

過此事當考官得盖遂作 言雄州守 經略使范仲淹約東也 其不俟命故徒之 欠こコートかっ ·酉徙通判雄州太常博士梁猜通判德州初契丹使 未貶知邠州東上 從知滄州坐專遣衛也及知諫院張方平使契丹還 入境而接伴未至情遂引至京師知諫院田况劾 将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 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 一閣門使馬崇政為衛州司馬坐達 續貨治通點長編 畜

董皆以善承迎得虚譽誤採擢終敗大事若惟序守? 其於崇飾厨傳惟序實不足向來雄州守将如葛懷敏 過界日辰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益慮止之別召疑 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蕭偕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 生事爾臣竊觀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 不自安於熊京故遣偕走馬來使又涿州課報先約定 判接伴入界益具時北戎已釋兵聞朝廷未弛備戎帳

識用頗為通審去春已來值邊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

金ラロアと言言

器令得盡其才不報得耶人也 横行在臣觀之諒未為吞至于任用之間亦望使之 勞自供備庫使授東上問門使知瀛州王克忠無他勒 務實今乃左遷恐非所以勸邊臣也王克基前在滄州 録惟序用心之實不使廢於悠悠之毀得比茂實授 事已定而更被責去郡朝廷賞罰旌别於茲有累伏乞 **劾近得遥刺知貝州惟序當邊事紛紜之際應接** 以賄聞顧推引進使知定州張茂實徒以出使道途之 てこり回人です **绩资治通鑑長的** 録填縣尉賈從政子 Ē

靖為斬縣尉首為郊社齊郎仍賜錢五萬以從政與盜 賀州刺史王果為永興軍鈴轄 戊戌詔凡有刼盜入州縣城其長吏都監巡檢令長並 來歲正旦分作四番勾集訓練 劾罪以聞 力闘而死也 之敗其失有四不住在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開遠徑 月庚子朔淫原路安撫使王克臣言今體量定川 又韶河北見教習義勇宜並放歸田里俟 **徒青州都監衣犀使**

金少四尾人三百

百三十八

去斷官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壅定川水泉 欠三日二人 南通使數萬之衆投于死地勁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 上流将佐無覺知者而懷敏素强愎其屬諫止多不聽 以來無辱於此望物邊臣自令深鑒前弊不可更驅 (則貪功輕敵至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 **飞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為險固舊有板橋為賊毀** 以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城不能盡死四失也 (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城 續貨治通纸長編

師法渙法深法汾並賜紫衣行者雲來等悉度為僧 丞賈昌朝之言せ 壬寅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為武學教授從御史中 知成德軍 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辛丑詔存復為兵部郎中 北都轉運便龍圖閱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存言河)賜渭州崆峒山慧明院主賜紫僧法淳號志護 徒判成德軍楊崇勲判鄭州

金りでえ

百三十

旅以陷敗機也

欠こうこうます 都監齊再升同路進兵攻番部李官家族分兩陣關敵 喪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即臣當禀節制 孳畜數萬計故質之 法淳率其徒與西賊戰能護守御書院及保養漢老幼 **癸亥降秦鳳都監崇儀副使馮語為禮寫副使初語與** 其官號不可同稱也 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之言也宗諒言自定川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靡籍已帯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 緒背治通鑑長編 Ē

是冬宰相吕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愛之 正旦 趙成契丹主遣定難節度使耶律寧少府監張旦等來賀 無功故降之話明年六 而不知再升戰沒至是經略司言語於湯族帳甚衆務 一 契丹國母遣林牙河西節度使耶律庶成崇禄卿 畏服而再升之死實不相從又無退去之 俟疾损三五日 卷一百三十 入中書夷簡力辭 手韶拜司空 从然師出

全以正是

たりに

矣故旬 字字請簡 柯 非 得 **降有上疾** 不詳審者今大朝會而失儀是天奪 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又 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 飲遂感風眩云是 指大許實 挥事之錄 張然時舉制科在京師聞之曰吕公為 癸並 日見上 何與玄不 日夷夷書 又簡簡此 一誤忘 續貨治通鑑長編 不議 又據 載之以本 也年 拜然 久傳 此冬 司不疾按 據至 拜而起外問誰言品 工不受 空截解朔 中歷 光朝 重樞樞辰記不 問) 昵始将 群臣 宻 客夷闖知 商簡 當所 及商 可 量以考指 髭文 文疾 夷何

是歲天下 切右考以 六萬四千六百二十六口六百二十九萬二千 同與|入室|奏兩 當本中 如府 愿手|之賜 考傳 書吕 有事 中尚會不 千四百 不 夷夷大並 書難要知 簡 事請極舉十何 上户部主户六百六十七萬一千三百 簡 累進即一 客和 以司與面院居月今 疾空卿商公重二但 三萬 求平同量 事任十役 麗章 共進 指深六本 朝軍商呈滞不日傳 一千九百二客戸三 廷國量施己建宰称 異重又行西安臣是 数事云も成む日冬 留候慶特與罷夷而 之疾歷降章政简略 也損三指得事言其 所三年揮象未所月 白 稱五正詔晏賜惠日 正日|月答|殊俞|未須 制依等允痊細

土分册之而涇原路王公葛懷敏亦遣僧法淳持書 因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為書點著部頗酬使達 鼠食稼天旱賜遺互市久不通飲無茶衣帛貴國內疲 也始旺榮答范仲淹書求和語猶愛仲淹既去魔籍代 偽號大王親信用事道臣多以謀間之綱朗凌即旺榮 旺榮言旺榮方總靈夏兵僕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 知延州乃言諸路皆傳元吴為西蕃所敗葉勒族叛 元昊之實臣葉勒綱的凌約噶兄弟皆有材謀

Raide Catalo

統行治通监長病

龜喻意綱朗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萬歸元昊元昊頗 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緒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聚級盡 遺綱朗凌 言朗容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為夏 · 請青澗城請降种世衡知之曰與其殺此三人不若因 疑綱的凌貳己不得還所治且鋼萬穿中遣教練使李 文貴以綱朗凌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宜欲通 以為問命監商稅出入有騎從甚寵又為蠟書遣王嵩 金寶以遺約鳴會綱朗凌許使朗密尚奇瑪寰等三人

金厂工工厂

卷一百三十八

宜洗 **烫定四車全點** 從明 謀書 敗葛懐敏於 和乎文贵自言用兵來牛羊悉己賣契丹 言元昊欲歸 复年 州东 進白 言意屬欲款吾軍 心自 千五百人情便於和時世虧已去青澗城籍不信 高籍 首 却 则沦 新 固非 按籍 回 歌南朝 以記 延 此 世 川古世 [He 十周 衡衡 青月稱 也若 白 而未敢 始籍衡 数澗|十 梁 止文貴於青澗城數月賊果 七日受 統资治通鑑長納 城上 朝 按傅 世術春時已云李文貴至 廷益厭 世 召 若南 贵命丹 贵 至其契 兵會契丹使 正延還丹 以優 徒青 月州朝主 環潤 遣及親 禮懷來之 一絹之 至在與 州城 辛從 勉夏 一者来 以世 冬言 à 化少 未按 衡 文

通載言非符六聘月晚納潤不言月所從 和賀|更深|矣日|也二|上款|之因|此二|言勉| 不從|白適|養受|十十|又朝|王適|故十|優之 知勉 蕭聞 誌 命 月五 命廷 珪 使 朝 六 禮來 北語僧于恐為二日適命撰歸廷日元又是 朝云出契誤回十持使過解始亟入吴在 欲南|記丹|然謝|六契|延復|適有|遣見|不文 令朝|聞主|亦契|日丹|州明|墓此|適比|當貴| 西遣審劉可丹又誓遂契志密與言是却 界器段六見使遣書定丹云韶籍或適回 通停也符使所滿與元己契決議蕭初延正 和郎記固南云俗富是而丹在之俗聞州江 劉到聞當朝回來獨沒元遣前其所之後小 六北所言以謝言俱臣是劉矣密致契期 |待朝以之|優益||徹來|之分六今|認適||丹程 富今誤或禮指兵六禮賀符約籍歸主太 死比益優招痛深符按從來墓招自也也 己朝縁禮情僧過之六般報誌懷朝蕭然 先論實招元非先來符齎|元銘|元升|俗則 言西蘇懷|景劉|以乃以表|吴稍|吴亦|以契 之界所之實六十報儿至欲刑必繼十丹

塗地皆汝羣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久承平 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為臣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 **てこりをした** 不招|通梁 先主及今主之初奉事 彼益驕蹇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文貴謂之曰汝 則固大喜籍以為元昊縣勝方驕若中國自造 吴元昊尚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 指名劉六符及本人相又語過令南知大過往聘盖中舉 蕭契 偕丹 優議 以使 情皆各直版之病 本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 示者 疑來 言於是密部籍招納元 亦 實 事實也今載 說

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能圖 從善稱臣歸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禮 定之非必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治誠能悔過 能為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誰不受賜籍乃厚驢遣 社稷可愛矣天之立天子者将使博爱四海之民而安 邪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如未至大損汝 不習戰故屢為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 之元昊固欲和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鱼出

百三十八

國不能知其義稱之無嫌也詔聽籍言既而旺榮等又 欠とううこへふう 尉籍言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荣當之則 當於年厚禮之使與文責皆來月餘文貴復持剛浪凌 以書來欲仍其僧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 敢復書請于朝韶籍復書許其和而書稱旺荣等為太 及其弟旺凌威明懷沃裕正等書旅籍議和且云如日 元昊不可復臣矣今其書自謂寧凌或點寧皆夏官中 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 續資治通鐵長編

知也 正銘 ひり 見る とこし بد 雷种其 在銾世不 是所衡相 也載傳紙 尽玩 墓牾 赵一 誌者 百三 池鹏 括書 2 朝、 談廳 司籍 犯之 馬正 光傳 败 则 詳 功 元蒽書間 昊誌不事

飲定四庫全書

續貨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九至

刑部即中訴此樣覆勘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膨 纂修官編修臣王嘉曾 舒 监生日鄭政緒

安定り車全三 ※ 野王武昌節度使同平 續貨治通鑑長編 慶殿受朝 感 旗

燕在以日易月之內不宜舉樂上以經前後反覆 院議而言天子 州酒稅初郡 一除當作樂既無罷經復論奏以郡王為無服 禮非是故責及之 萬請下 **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陸經落職監** 施养今鄂王雖有爵命 王服既除以甲 司言在京營爲歲用

苳

百三

為控扼關咬之會誠合事 略無險阻雖有城案多居平地賊徑交屬難以行防如 地自叛命數年凡由此三入冠令朝廷置即府於涇州 此路盖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汾以來 王堯臣言至陝西見鄜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而易以 惟涇原則不然自漢唐以來為西北之衝漢武時匈 一冠燒回中宫唐則吐蕃回紀再至便橋渭水皆由 依渾城常宿重兵守之今贼吴盡有匈奴吐蕃故 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虚士

飞起四百年至 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

實則賊雖欲長驅入冠必生顏慮之心臣略論一 兵換舊人五七指揮於本路相無訓習儻一路事力完 氣不振雖兵馬新集未全訓練将佐又多異懦觀其事 凡五事其 州軍城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備禦輕重之策 深監近弊選三路曾經戰勵将佐三五旬及以見成新 形固木可攻取至於守禦之具益不及前願覆視往迹 三川定川劉璠等寨與石門前後峽連接皆漢蕭 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上百餘里西北則 百三十九

安開邊等案相接近亦為賊馬所優恐近界敏珠两容桑 定川劉璠二寨新經修築而定川城壁不甚完今再須 增革及添兵馬糧草之備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 故地最為賊馬奔衝之路內三川地勢據險可以保守 とこりは 可以直趨城下弓箭手亦無依接所給田土難以耕作 舉辟材勇班行朝廷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 足桿禦遂為棄地則鎮戎軍西北兩路更無保障賊馬 ·路緣邊有天里乾與東山彭陽城四寨與原州平 たまう 請資治通益長編

以防 隔絕更無斥堠鎮戎逐為故壘矣其二 破城門初荡人户 盆當營築為涇渭之屏備不爾其勢不 族更為應援此四寒亦當如三川等常須擇 泉亦皆經賊火城中之人益十 師子堡雖城壁聚顏其問甚有居民昨欄馬為賊攻 人冠其東南至渭州瓦亭寨有師子欄馬平泉三 得勝四寒在六盤山外内以 柵壘多已 平毀惟山城倉草 八九此三處俟春 小攻而自下 渭外籠竿楊博 一場僅存

金グロをとる

百三十.

次三三年八子 界則路甚平易去內地則有山川之阻萬 **心軍馬及時聚蓄糧草** 支貝ス 其要以兵犯鎮戎軍三川南谷并推沙木峽 易市色富度全勝近邊州郡賊久有窺何之 則鎮戎軍渭州難以出兵應援西塞為賊攻脅力不能 增之監一 **你職襟帶地土饒沃生邀繁多** 心自潰臣已請建置為軍擇路分都除姓民下 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済城事 續責治通點長編 下以為備禦又瓦亭寨其西則 意盖距賊 v9 城蕃漢 帶路口

為衝會宜常置一将軍馬以打其奔較又州之東 小盧新寨裡武鎮至潘原近亦為賊騎所掠全無備禦 相接自唐以來皆宿重兵為控制之地當四路走集最 南控六盤來路其南去制勝關萬歲寨二十里與儀州 インドノト 一具並須增葺之其三原州東南由羅交驛至涇州九 里又西北由開邊平安彭陽城東山等寨至鎮戎 八路其東則歷彈等峽萬店安國鎮至渭州其東 里其西有柳泉鎮路通佛空平細膏城至環 Tj + 九

等族即唐吐蕃出入之路今逐處隘口雖有小寨柵控 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為表裏使招輕蕃部但不 ヤミコヨハニコ 勝關四五里有流江口東二十里至白嚴河南有細巷 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維統向首離合所守不 州定邊寨與敏珠爾密桑及環州蘇州等族 為賊用則疾幾火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制 口又有安化峽 然亦備禦未至近亦属有生户入冠又自黃石池片 一帶上隔隴山並通水洛城生户 請貨省通監長編 帶著部相 然緣徑河大川道路平易當賊騎之 旁縱侵掠則儀州軍馬少将佐未得人禦扞之計甚 憂也又州城低薄才周四里有餘壕塹浅被三分軍 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為次發 、洛城或由秦龐州直抵州界皆能入寇至時雖能城 分在外設者賊至瓦亭南越制勝關或緣雕山假道 床粮長山寨至秦州止二百餘里由赤城鎮至雕州 及百里或秦龐有急則地界為最近若賊馬引大 百三十九 可

シケマス

一人ごで

繕完器械如西賊大段點集其緣邊屬户各有骨肉在 俱有經路與蘇珠爾家桑等族相通此實近裏控扼之 次ピロ東人子 賊界居住宜多與金吊探候預令蕃漢人户入保近裏 敵也臣今來所請增革要害城寨若無丁夫可役處許 朝廷近差韓琦范仲淹於此開置即府亦足以建威壓 其張村直入州路宜管作關柵或斷為長塹以過奔衝 以省錢給帶甲兵士令番築之仍量添守兵精蓄糧尚 續資治通鑑長編

大蟲前後巉其東北接原州彭陽縣及本州長武塞

管侯其潰動掩擊之其園閉之時具令持重觀蒙疾無 虚仍先密輸諸寒官員或遇圍閉各令監守本路将 虚逐来勝而入今若城寨並盆心兵馬示有備禦之 **冠必大獲而去臣以謂昨定川之** 速戰之禍議者或曰若爾則必有深入之患我師未出 於邊人及諸軍內召募驍勇敢死之人令同隙夜燒賊 即未得出救兵處為賊誘枉追敗覆既未出兵則可 則兵少處得人共守二則免為驅虜致邊地空 Б 敗城知近裏城寒空

鄂王之丧會勢丹使恐群及休假無廢朝之實丁五詔 來則選勁兵伏截峻隘又路有寬俠必不能方行而前 之若散行剝虜則其勢自分可以出奇邀擊况已經書 欠こりっこう 諸路常置 須防後虞未敢有長驅之 尾差遠難以相衝宜自取敗覆也其 臣計議謂當如此預備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 将軍馬於近界上緩急應接戚果長驅而 精資治道生是編 計縱其來攻則各堅舜以守 路事形臣熟

蹤 涇州 そりせんといる 已詔三司下諸路轉運 故爭財物與爭首級同然 行軍約束貪財物資畜而 A 所獲首級者斬是知臨戰之 不視朝 院議蠲減之 * 百三十九九 又有斬首級受賣之 桓密直學士楊偕言竊 州縣差徭賦斂 殺賊者斬又 學恐其錯亂 大口

改定四事全書 後益東耗至是歲數不登因有是詔 亦録さ 本隊論賞從之 一般多因爭首級之故請自今殺賊之後計所獲首 數非當所獲首級以誘士卒之亂也自劉平石元條 六泉必争之古者雖有斬首幾千級蓋是縣泉的 ·韶陝西諸軍将校 流民補振武指揮咸平 續首治通盤長編 死事而無子孫者其同居朝

陽修墓誌銘 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将即失撫馭稍侵奪之眾遂怒怒 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 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 臣議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龍竿等四寨募号前手給 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用安無使王堯臣議也此樣 辛卯詔陝西公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 切德勝寒主姚貴閉城門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 歐 建渭州龍竿城為德順軍亦用王桑

賜降卒及選補将吏滋以為如是是誘其為亂蔵其牒 ら /滋馳往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寨招討使令滋給 用還為招討使所怒故賞不行滋開封 然初非叛者今不来其未定連招降之後必生事為 振邠 うぎょ 人患實果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今姚 附貴 寧 滋 傳環 餘 見叛 于事 慶 事 稱都 、叛攻揚博隆城涇原儀渭鎮我軍都巡 與堯 招監 後當 討戰 考 臣 傅 不録 知滋 尚治通艦長編 初姚貴殺監押崔約初宣武 謂三 誰班 傳奉 又職 事 也也 子滋

款先是羅籍因李文貴選再答旺祭等書的以元昊自 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 壬辰以華州明法秋國賓為本州助教國賓仁傑之 保安軍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事邵良佐視其書元 ,延州言元昊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勘來納 一供告身以與極密直學士杖集集因奏録國質 削階號始敢開于朝於是文貴與從助持元吴書 范西 韓舉 或滋 是可 王将 汝領 也則 招 百三十九 **欽定四車全書** 修好已如舊惟西界未寧知北朝與彼為婚姻請諭令 是自稱男邦尼鼎國烏珠囊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助 福而從弱亦自請請網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 表體式其稱烏珠益如古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 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然不敢以聞從助曰子 至本國坐蕃宰相上烏珠見使人時離雲林問聖躬萬 早議通好故本國遣從勗上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奉 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 續資治通鑑長編

臣 事 所及勗正 載從 語傳 許 凡名 心願聽 議 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令其解稍 猶臣事 盖晶增及 籍 籍請入司 稱 所求不違 禮數及求句之 先自|之馬 從弱請闕更選使者往其國中 乃具以聞且言勇自背叛以來雖倭 嘗赴|但光 君也 問闕實墓 難與録誌 使從弱得至京師 恐豺 從本稱王 勗傳深珪 狼 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 及碑適神 Z. 從銘 到道 之 + 心未 **弱略延碑** 請不州升 順 易盈 自同始取 而天子 必誠有改事 渝之彼, 厭 閥從 龐銀 也 籍本籍所 得勝 為傳難載籍此 中 公稱 請碑|從賀|附據 ف 则 國 于銘|弱從|傳魔

成德為下班殿侍先是荆湖南溪峒蠻孫侵擾連賀衛 欠にりることう 府節度兼領經略使咸平五年 丙申王堯臣又言唐龐右河西范陽安西四鎮領南 赴朝 **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略使** 永數州明與賊格關而死故即及之 詔河北轉運提 録廷光 價州巡檢左班殿直 之適 序 點刑獄安撫司提舉修完城壘 恐就 情黃台通数是高 參籍 判 差議 郊州令環慶涇原路及永 王明子成象為三班借 未遂 始以右僕射張齊 可聽 信從 也勗 五

都部署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部署亦為 **贙夏疎陳執中並以西府舊臣始為陝西經略安撫** をラゼラノア 副使今韓琦范仲淹龐籍既為陝西四路都部署緣邊 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為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 與軍兵馬並受節度是歲又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 署司事及夏疎陳執中既罷四路置帥逐路遂各帶 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官勾本 代經略使判并州自後更不除人 百 三 十 自陝西用兵夏守 大口

為一事且謂宗京鄉之雅之養臣正傳云堯 欽定四庫全書 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而所票非 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為陛 求罷上優部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有天 路都部署副部署並能經路八方 略安無招討等便四路當票節制而諸路尚帶經 十餘載未常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網紀未甚廢 謂 京維事佛色 諒繼 经青治通鑑長編 臣并招還請招討土 之計經路 رة ريا 既 而 年十二月克臣又滕宗諒以為請遂 緣邊安無使 + 吕夷簡數 略

皆根儒老耄縣邑禀令者牧守也多昏戆罷軟制刺之 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惟織口何也由宰相多忌 罷利權及覆民力殫竭師老于邊夷秋爭長事至危而 **丝劉隨鞠詠孔道輔以亮節更任論列于時斜封侥倖** 白魯宗道李迪薛奎蔡齊以正直选居兩府曹修古李 下人以為不足信奏請已行人以為不能久未幾而果 下言者臣誠痛之願陛下留聽夫州郡承風者刺史也 不用正人也往者章獻總政陛下恭默有王曾張知

¥

次定四事全五三 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 閣寺威福雖未悉去然十餘年間中外無大故自召夷 識致原國事兵革漸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董較舍戀 政事寝廢即歲罷免又以張士避冠台席士遜本之遠 簡當國默忠言於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為王隨 徒行滅燭逃遁損威失體殊不愧羞尚得三師居第此 陳堯佐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念爭中堂取笑多士 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兼復思已而召用 織發治通鑑長編

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 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御之 也陛下果召夷崩還自大名入東朝政于兹三年不 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 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誇為知西州将師累以敗聞契 無厭乗此求賂兵強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 法令變易士民怒咨隆威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簡)未知何以為陛下報今天下皆稱賢而陛

ر ر

卷一

百三十九

成之也契丹復盟西賊款塞公卿竹竹日望和平若因 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 此板紀網修展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欠とりうしんよう 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雖失之于始而得之 風復見于今美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 于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茍遂容身不赦前過以柔 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 續資治通難見編 中四

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謂纖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

樂石之言但 是 |陜月||漕仁 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使之在 而 而 害生靈為宗社計則必危為子孫 本宗 已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夷簡謂 張禹不獨生于漢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在陛下察 西沔 自自傳遣 調淅亦沔 雞憲 不自 恨 外移載持 為腹背以姦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以諂 閗 臣陝沔書 此遅十年三 不西在詣 可漕朝夷 总此不簡 本時知第 繭 朝火繹示 郁朝 所不何之 亦 上在|據按 服 計亦未可保然古 書朝今沔 列臺閣上惑聖 其量云 與政不此 本要 取時 傳亦按方 日え 罷陳 合稱二為 繹沔年夾録繹 传 稠 明 所在五西云拜

インアント

Ĺ

4.1.1.1

卷

百

九

十四人 巡檢 てこりうころう 界者委經略使便宜處分從之 癸卯知并州明鎬請自今并代路置制軍馬事 月已亥朔韶吏部流内銓縁邊州軍地臨两界處自 必 毋得注進納 一詔陝西經略司自今落蕃軍人首身與免罪 一員 當被甲栗城與免将來文解 詔禮部貢院涓州鎮戎軍進士劉紳等 清資台通数更新 置廣州甜水溫戰掉 † E

差出 金女巴居人 夫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 庚戌右正言知制語梁適 丙午賜陕西四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 押官節級十将以上遞遷一資廂軍以下送淮南本軍 陷陣或因取新水為勇捉去者禁軍長行與淮南勇截 仍與遭資元走投外界者止隸江南荆湖本城並不許 一假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 百三十九 禮也於是許賀

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上 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運當時用詐脫身竊弄凶 請稱為珠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 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将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 为是日本人等百一 號意朝廷開許為非時之國又慮尚懷陰謀甲詞厚禮 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竊恐不改僭 朝廷俯慙邊鄙然心完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兹備詳 續資治通鑑長編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言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勳上站

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横山界蕃部 とうして 人一つ 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戒人重上不敢背賊勉為驅馳 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 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 邊患以累世姦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 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 爾今元昊知衆之渡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鋭以逞兇 僧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平詞厚禮從烏珠之

たれりことかう 噬遽成止國一代君臣為千古之罪自契丹稱帝滅晉 意故借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為吞 之後祭用漢之禮樂故事勢疆威常有輕中國之心我 大號天下之神器宣私假於人哉惟石晋籍契丹援 服之外程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各賜與未有 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 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裔在荒 之功又中國逼小才數十州偷生一時無上世上年之 清資台通监長編 ナセ

或通亡未有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管造所居已逼漢 一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之一也又諸處公 金写四人人 朝西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戍兵 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 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是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 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 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 (負過必逃蓋有所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 * 百三十九

次十一日和八子百一 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宣復有太平之望界此不 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 驗也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沙漠中必謀侵據漢地所 人也進居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 勃勃之徒皆外國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 欲自尊於諸番爾臣等謂拓跋珪石勒劉聰将堅赫連 可許之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番人也無居中國之心 川事後元昊有作偽詔諭鎮戎兵民定關輔之言此其 **續資治通鑑長編**

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将啓之斯為叛人 助甚矣此不可許之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 暫求息有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将即懈慢士伍驕惰 詞厚禮便肯從烏珠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川之 辭頓慢而後優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里 世姦雄之貨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 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 備不嚴式政漸弛却如前來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格 国

11111

れ

有發既叛之謀畜未挫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 **疆威宣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 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西吞 **背負朝廷結連北敵情疏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 人と目うことう 嘉勒斯登等諸番去秦州一 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威乃稱尊悖禮 此大可防之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學 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 讀貨治道監長編 一帶籬落為将來再舉之利緣 一朝反側管

金牙口 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 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 其事力乃與兵為亂令兹五年用度必困乃果詞厚禮 買販懂懂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于窟穴賊 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 可防之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眷漢之人入京師 ,彰情無處害今既為殭敵之人稔禍未已必窺何國 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必却求蒙與兵 たくこと 百三十九 因

蓄糧草以備虚許俟一 一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 禮止是求烏珠之稱則按唐單子可汗故事有可許之 處置此大可防之三也臣等欲乞朝廷俟元昊所遣 次ピコートテラー 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我自古翻覆朝廷 理亦須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完城寨訓練軍馬儲 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早詞厚 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 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 續資治通鑑長編 〒

户生户多有雄怨常相侵害須藉城寒駐兵方能鎮靜 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途之中多有離殺致西 來出入實販則乞答云昨來戰勵之後甚有軍民沒陣 有漢户能割歸朝廷否况横山酱部安于內附一旦驅 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修城寨則乞答云邊界熟 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置推場交易有無各得 之則為複生事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 可休兵以啓不虞之變如求割屬户則乞答云靈夏甚

石三十九

舊将漸升前弊稍除将責實效約束将佐不令輕出訓 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 **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未堅完新集之兵** 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即臣奉詔得以便宜又 未可大戰者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愛慮然大 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 即通四月賊不能舉美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 且款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答使遷延往來

をとりはとう

賣資台通監長品

朝去暮還之計元是聞之者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塞 熟又能使熟户着兵與正軍参用則横山一帶族帳可 臣等已議一 寒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 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 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 足以困彼之東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番兵 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 二年問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

老一百三十九

次色日東を与 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 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令以三五年之勞 意常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奶點防将即則三五年間 再定西陸宣為晚那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 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 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內附因選首豪以 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歉言邊事以沮永圖我 五出元昊諸廟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 續貨治通鑑長編

向無前郭子儀等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盗今 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禄山之亂所 中有心力之人鑑其覆轍各思更張将有勝賊之計音 裔非今之軍士不逮古者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 者數四而未思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 贼非禮之求不必從者益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 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豈以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 将不知共兵不習戰而致不利也非中國事力不敵四

減饋運之勞疾子民不因而財不置非如西事之初人 馬甚可抽退于數百里間就食粉糧亦足省入中之费 完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 **批速之異如其外禦四部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 則民国而財匮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 ここり とここ 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况目前邊上城壘經今春修 可振而邊陲不可禦邪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 人畏懼未測敢 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 衛行台的通之局

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 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停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 來供國廳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 **易美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 休息非樂親天石之間蓋見西賊殭梗未衰挾以變 金罗匹左 全書 臣等益两人集以二月 問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 算以為之 助臣等早蒙聖吳權預清班西事 同七 上日 をし 也上 百三十九· 到關伏望聖慈於納和禦 見是日乙家傳亦有 /愿則天 八下幸甚此流 圖 詐

欽定四庫全書 理余靖言臣竊聞是賊差私署官入境相次到闕欲與 遂使二國通好君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敵人一言解 家用兵以來五年之間三經大戰軍獲将死財用空虚 甘心臣伏此之為禍大于今日臣請別白言之伏自國 折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為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 朝廷通和事伏以息兵減費邊陸順命國家大臣至于 天下敷敷困於供給今乃因敵人一介之使馳其號令 将成欲息有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挫契丹之 於近沿道鑑長編 二十四

言指呼之間便令元昊依舊稱臣今來賊昊不肯稱臣 悔禍輕屈於人今若因其官屬初來未有定約但少許 拒之若國家又有所惜必将興師責我謂之背惠則北 鄙生患二境受敵矣别西或自偕名號未當挫折何肯 梁適奉使之時契丹面對行人遣使西邁意氣自若自 不屈則吾雖西都受敵而契丹未敢動也何以知之昨 之物無滿其意堅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以甘言彼必

之若敵人又遣一介有求于我以為其謝其将何詞以

執政大臣密謀而深思之無令陷敵計中必不得已而 是盡矣契丹責我則二都受敵其爱深矣伏願陛下與 則是契丹之威不能使四羌屈伏彼自丧氣宣能來責 欽定四車全書 故臣謂今之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契丹未敢動也 賜與倍于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速成和好而 若便與西戎結盟則我之和好權在契丹中國之威於 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殭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 與貨財須作料錢公使名目便将靈鹽銀夏作兩鎮則 續 首治通 船長船

所試監生不合格且留聽讀三武不中者熙之 他年賊自有党來求和者權在於我則不必拒之也惟 癸亥以西界内附偽觀 姓判 名監 門學士以废人子弟為生負以廣招延之路並從之 威瑪為三班借職 西國子監言自今補說書官請以四人 見余韓请 范疏食附 為定額及成)仍請立

九年日東江寺 四 甲子以渭州屬户格隆族都虞候延正為三班借職 人從持權之正俱東都事略造 之檢渭州再經大戰內屬 善部逃溃不可遏延正 屢 續資治通益長編 千六

| | | | | | | | とうとるという |
|--|--|--|--|--|--|--|---------|
| | | | | | | | Ţ |
| | | | | | | | 卷一百三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